

第三届《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》获奖作品集

全国文学期刊遴选 优秀中篇小说 获奖作品

北京文学月刊社 主编

最慢的是

活着

北京日报报业集团
同心出版社

北京文学月刊社 主编

最慢的是

活着

北京日报报业集团
同心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慢的是活着/北京文学月刊社主编.

北京:同心出版社,2010.5

ISBN 978-7-80716-976-5

I. ①最… II. ①北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44129 号

最慢的是活着

出版发行:同心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6号楼303

邮 编:100010

电 话:发行部:(010) 65255876 65251756

总编室:(010) 65252135

网 址:www.bjd.com.cn/txcbs/

电子邮箱:tongxinpress@gmail.com

印 刷:北京华丰利优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:2010年5月第1版

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印 张:20.5

字 数:400千字

定 价:33.80元

同心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

目 录

CONTENTS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骄傲的皮匠 | 王安忆 | 1 |
| 豆汁记 | 叶广苓 | 34 |
| 逝者的恩泽 | 鲁 敏 | 63 |
| 姹紫嫣红开遍 | 滕肖澜 | 98 |
| 最慢的是活着 | 乔 叶 | 139 |
| 余 震 | 张 翎 | 182 |
| 莉 莉 | 笛 安 | 229 |
| 老 解 | 季栋梁 | 261 |
| 致无尽关系 | 孙惠芬 | 282 |

作者简介：

王安忆，女，祖籍福建同安，生于南京，在上海读书，初中毕业后赴安徽淮北农村插队，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，1978年回上海，任《儿童时代》编辑，并发表小说处女作《平原上》。著有长篇小说《69届毕业生》《长恨歌》（获茅盾文学奖）等，中短篇小说集《雨，沙沙沙》《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》《海上繁华梦》等。作品多次获奖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上海作家协会主席。

骄傲的皮匠

王安忆

—

倘若要说明这块方寸之地为什么属于小皮匠，大约就要涉及这近代城市的发展史了，具体地说来，且又是一些个别的人和事。最初时候，这片地方还是在城市的近郊，外国人在这里开了墓园，本地人称“外国坟山”。四周就有了一些鲜花店、蜡烛店，还有出售木雕和石刻的十字架、小天使、耶稣圣母像等等装饰墓地的用物。后来，墓园的边缘，那些连接田地的地方，被开辟出来埋葬中国人，墓园扩大了，周遭就有了中国殡葬习俗的店铺：香烛、纸扎、寿衣、锡箔、中国样式的棺槨。再后来，墓园越延越广，最深远处，其实已成荒冢。终于有一天，工部局征下地皮，准备建住宅区。第一要务清理墓地，也就是本地人说的“坟山”。先在报纸上登了七天启事，让中国人来迁坟，无人认领的墓便拾骨平地，一总焚烧，只留下外国人的墓地，用围墙圈起来。这样，周遭的殡葬业便不驱自散了。等这片地方建起几条弄堂和一排洋房，初具街区规模，就又有的一些当年的旧业主回来，不过都转了行。有的摆水果摊，有的是馄饨挑，还有的做了看弄堂的人。其中有一个浦东人，原来是卖锡箔的，现在骑了脚踏车，车后面坐一个蒲包，包里面是河鲜鱼虾，挨家挨户兜售。渐渐与住户相熟，还和一个山东籍的巡捕交了朋友，就在一条弄堂口搭出偏厦，卖虾肉馄饨，将原先的柴爿馄饨挑挤走了。浦东人的女人也从乡下上来，镇日坐在弄堂口挤虾仁。后来生意做大了，巡捕又到别处

为他找了地方开店。这偏厦，其实只够放一个煤炉坐汤锅的，巡捕又让给一个铜匠做营生。后来，巡捕走了，铜匠自作主把地方让给他的同乡人，一个盐城乡下的皮匠。自此，这块地方就归了皮匠的行业以及家族。

在城里，所谓皮匠其实就是鞋匠。城市里又不像农村，有牲口的鞍具络口什么的，除去脚上一双鞋还有什么皮具？这个皮匠将手艺和地盘传给了儿子，自己回乡下度晚年了。然后，儿子也老了，从小皮匠变成老皮匠。这个街区呢，随着城市的扩展，早已从边缘走向中心，但是，依然以居住为主，与闹市只相距一条马路。中间，皮匠也挪过几回地方。弄堂要卫生整顿，就让弄口的营生撤离，去什么地方？铜匠去了小菜场，补丝袜的女人回家里去，老虎灶关掉一个，那一家生煎包子铺归进区饮食公司，重新挂牌为合作食堂。皮匠摊收拾收拾，挪到马路对面，一排街心花园前。所谓街心花园只不过是一条两米宽的绿化带，沿墙十数米，墙里面是一所中等师范学校。师范学校总是女生多，女生脚上的鞋是需要经常修理的，纽襻断折，后跟磨损，帮和底脱胶。皮匠摊跟前的小马扎上，常常坐着一个女孩子，脱了鞋的脚踩在另一只脚脚背上，等待皮匠做完她的活计，这情景看起来挺温馨的。过了一阵，却轮到整顿马路了，皮匠摊就又要被驱走。他收拾收拾，再回到原先的弄堂口。那弄堂口多少有些阴暗，可是比较安定一些，过街楼避风挡雨，有一面墙根，可以堆放他的那些胶皮啊、鞋跟啊、钉子线绳，还有等着做的活计，或者做好等人来取的活计，也一并靠墙根。弄堂里的人，要么不来，要来就是一大堆，大大小小，男男女女，单的棉的，但都不是急等，所以就放在他这里，过一两天再来取。也不要领取凭证，不见得能认识人，可鞋总归认识的，而且，鞋这样东西，也不怕别人错领的。安稳了一个时期，说不定又有哪一个部门来驱赶，皮匠总也没二话的，收拾收拾再搬，还是搬到马路对面。这一回可能不是在街心花园，而是一扇大门的门洞里。那幢公寓楼有着宽阔的门洞，但因为长年失修，门洞很破旧，木头门的油漆剥落了，墙壁和顶上的石灰也剥落了。皮匠摊设在台阶上退进去的地方，很妥帖，也很谐调的样子。要等到哪一天，大楼要大修了，皮匠就再搬出来。收拾收拾，回到弄堂口或者街心花园。总之，虽然是漂泊的，可总也漂泊不出这条街。倒未必是早年与山东巡捕的口头协议生效，恐怕没有人能够将历史回溯那么远，更不会有人认这本账。只是一个手艺人，他已经在这里做熟了，这里的人都是他的老主顾，他不能轻易放弃。这条街上的人，也习惯了他的活计，有时候他回乡下去几天，人们就将活计留着，等他回来做，并不会去找隔街的那个皮匠——顺便说一句，每条街都有每条街的皮匠。再说，他又不碍事的，

各部门对他的驱赶其实也不认真，渐渐地，就形成事实。城管税务按月来收缴一些费用，皮匠摊就在弄口安顿下来了。现在，墙上敲了一排钉子，钉子底下是工具箱，一具铁皮柜。每天早上，工具箱横过来，与墙面形成一个直角，就成为一个小小的工作室。打开工具箱的锁，取出家什用物，一架缝鞋机放在地上，一些锤、钳、剪刀之类的小工具，一一挂在钉子上，还有一盘盘的胶胎，也挂在钉子上。工具箱的小格子里，放着胶水，钉子，纽襻，针线，鞋油。

我说现在，又已经换了一代，这小皮匠不是那老皮匠的儿子，而是女婿。老皮匠把手艺和地盘传给了他，告老还乡，不久便生癌症去世，用小皮匠的话来说，就是去见马克思了。因为岳父是将手艺传给了他，所以即便不是招女婿，他也是要赡养岳母，其实也是师娘。小皮匠自己呢，虽然有兄弟，但兄弟和父母不和，因为父母把家里的大瓦房以及院里的两棵杉树给了他，于是，他也是要赡养父亲母亲的。现在，三个长辈都还能劳动，但是为了表示赡养的决心，小皮匠把媳妇留在家中，单身一人住在上海。他住的也是老皮匠留给他的地方，距离他做活地方有一站多路的一片棚户里的一间阁楼，那房主与老皮匠的交情有年头。那片棚户在老皮匠活着的时候，就已经圈上“拆”的字样，可是至今也没有拆。有一度是因为房地产市场不好，后一阵市场好了，可是动迁费又上升得厉害，而这一片棚户人口密集，且都是私房，又都不停地加盖，房擦房，屋叠屋的。开发商迟迟不敢下手，就拖到现在。小皮匠的房东其实已经在别处买了房子，将底下的房间租给了三个卖炒货的河南人，小皮匠一方面是房客，另一方面也帮着房东照看房子。这一间阁楼有六七个平方大小，搁下一张大床，一张条桌，一个柜子，还够打一张地铺。有时候，小皮匠的女人来住一阵；有时候父母亲来住，小皮匠就把床让给大人，自己打地铺；还有时候，是岳母和女人一同来，那么，母女俩睡床，小皮匠还是打地铺。他女人来上海，从来不到他做活的弄口来看看，因为害羞。他父母也不来，心情就要复杂些，似乎那是人家传给儿子的衣食，难免会生愧疚。只有他的岳母，会到他的皮匠摊跟前，坐在小马扎上，看他做活。她男人活着的时候，也是在这地方做活，那些主顾，以及主顾的上辈人，也是与她男人交道过的。弄堂前马路上的景色，曾经在她男人眼睛里流连过，女婿手里的活计，就是她老头子的手艺，似乎觉着将来有靠头了一些。小皮匠呢？心里一清二楚。但乡下人都不惯于表达感情的，再说一老一少，也没什么可说的。就是这么缄默着，却也流露出相互依赖的亲情。所以，人们有时候看见的，守着小皮匠的那个老女人，不是他的母亲，而是岳母。

岳母守在小皮匠身边，看着小皮匠接活做活。光顾皮匠摊的大多是女人，与小皮匠很稔熟的样子，有的还有些轻薄。小皮匠则很持重，并不啰嗦，倒不只是因为岳母在场，岳母不在场他也同样，他是有架子的。小皮匠长得挺讨人喜爱，敦实的身体，眼睛溜圆，是那种稚气的长相。女人们，包括那些轻薄他的，都将他当孩子待，张口小皮匠，闭口小皮匠。事实上，乡下人婚姻早，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，这也是使他持重的一个缘故。

现在，皮匠摊的业务随时代发展而扩大，尤其是像小皮匠这样有渊源的手艺人，他们善于融会贯通：修拉链，钉牛仔裤的敲纽，给皮包的金属扣上蜡。至于皮匠的本业，修鞋，他们也面临许多新课题。单说一件，鞋底。材质在不断地革命，结构也在不断地进步——有一种，内部如同铺地板似的架有龙骨。由于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，鞋掌的磨损部位与形状，也出现了不同于传统的情形，比如开车的人，是磨损在踩油门和刹车的那一个点上。但是，小皮匠应对得很沉着，他心里有一个底，就是万变不离其宗。怎么说？鞋总归是鞋，总归是要吃力，所以，坚固总归是第一位的。别看他镇日在这方寸之地，可他的见识却不少，什么名牌的鞋，还有包，他没见识过啊——曾经，就在这条街上，那街心花园后面，也就是师范学校的围墙，全都破门开店：面包房、礼品屋、文具店，其中挤出半扇门面，开出一个“山姆大叔机器修鞋”。就有人对小皮匠要挟：你能修好吗？修不好我拿对过去！小皮匠说：你拿对过去吧！有人真拿过去，请“山姆大叔”修了，可结果如何？“山姆大叔”要价奇高，而且不论何种问题，统统一个办法，换底。倘若遇到那些比较特殊的情况，外面的底好好的，内里的衬底却让脚汗沤烂了；或者鞋底没坏，坏的是鞋帮；再抑或仅仅是些极小的毛病，鞋面的气孔掉了铁皮边，一道边缝绽了线，“山姆大叔”便没办法了。于是，送去的鞋就又送了回来，那人多少有些汗颜，小皮匠却毫无讥诮之色，就当没有发生过方才的事情一般，接过鞋，按传统的方式处理了。两个月不到，对过的“山姆大叔”悄然引退。就这样，即便是几千块钱的意大利皮鞋，小皮匠都能以平常心来对待。也不是说他完全不放在眼里，他当然是要格外小心一些，是天生的惜物，而不是出于对昂贵价格的诚服，这种天价的名牌让他觉得造孽。有时候，有人拿一条名牌牛仔裤来修理拉链，他果决地撤掉坏了的拉链头，换上新的。那刻着名牌标记的拉链头被他一扔，主顾伸手去捞，捞了一个空，不由得叫道：这是名牌！小皮匠说：名牌？坏了有什么用！在对名牌的态度里，包含着小皮匠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性。

镇日交道的都是鞋，而且是穿过的鞋，皮革的气味里混杂着各式各样的

脚臭、汗臭，和起来，就是皮匠的体味。每一代皮匠都是这个味，他们的女人和孩子，都已经习惯了这股气味。他们的屋里头也是这股气味。像小皮匠的女人，也就是老皮匠的女儿，就是在这股气味中长大的。她的母亲，小皮匠的岳母，更不用说了，这股气味可说就代表了她的男人。这一点上，小皮匠却与他的前辈们不同，他身上没气味。他从来不把做活的衣服穿回家，而是留在工具箱里。他就像一个正规企业里的工人，上班之前要换上工作服，至于换下来的干净衣服，那是一件西装，配有领带，自有寄存的地方，暂且按下。为了不染上这股皮匠行业的传统气味，他做活时从不穿毛线衣裤，因为毛线衣裤最吸气味。傍晚，天将黑未黑，他收工了，就到弄内人家的水斗，用香皂洗了手脸，穿好衣服，回家去了。

倘若是乡下有亲戚来的日子，他回家就有现成饭吃。女人们烧好了饭菜，老远的，油烟味便扑鼻。天热的时候，各家各户的饭桌就铺排在弄堂里，我敢说，小皮匠家的饭桌不是第一，也是第二。东西都是从乡下带出来的，草鸡炖汤，六月蟹拦腰一剝两半，拖了面糊炸，蛏子炒蛋，卤水点的老豆腐，过年的腊肉或者风鹅，还有酒。要是小皮匠的父亲在，就两个人对酌，单小皮匠自己，就是独饮。他喝一阵子，吃了一些菜，女人就给盛上满碗的饭，重新热了鸡汤。虽然是盛暑，可他们家乡的习惯，荤汤是要吃大滚的，吃出一身热汗，内里的湿热便发散出来。果然，风吹在身上，沁凉了许多。月亮也升起了。女人将桌上的碗碟收去，擦拭干净。这时候，小皮匠要看一会儿书了。

小皮匠看的书是比较广泛的。他有一套《说岳全传》，半部他们家乡人、著名说书人王少棠的《武松》，再有一二本《资治通鉴》。除此，还有一些杂志，比如《检察风云》《读者》《今古传奇》，是他从书报亭上买的，也有的是很偶然地落到他手里的。他认为现代的书不如古书有看头，那些旧书他是称作古书的，古书里面有很多大的小的道理，大道理是关于世道，小道理则关系做人。当然现代的书也很重要，因为是说当下的事，可以开眼界，不至于太蒙塞。然而，他还是觉得，当下的这些事再是千奇百怪，却也出不了古书里的道理。就像俗话说，孙悟空七十二变，变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。当下的事都是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古书上的事则是举一反三。不过，这又正是读书有趣的地方，他可以用现代书里的那些人和事来检验古书里的道理，反过来，古书里的道理又可用来解释现代的事情。所以，小皮匠读书是用心读的，从屋内接出来的一盏电灯照耀着小桌上的书本，四周大多是牌桌，有纸牌，也有麻将，牌在桌面上甩来甩去，还有牌友们为牌局起的争执，都吵不

了他。无论是他的女人，母亲，或者岳母，这时都不与他说话，以免打扰他。但要是父亲在，他有时会从书本上抬起头，谈一些读书的心得，是为表示对父亲的尊敬。这些都是靠他的人，他不能过于倨傲了，当然，女人，就又是另一回事了。

更多的时间里，小皮匠是一个人在上海生活着，那是要冷清一些的。每天收工回来，还要做饭。但做饭对于小皮匠并非难事，他们那地方，男人多会烧一手好菜。只不过，一个人吃饭总是简单的。他将路上买的菜洗洗切切，烧出一荤一素，吃一半，留一半。留出的一半装在一口小钢精锅里，第二日带去做活的地方当中午饭。因为要烧饭和洗涮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忙完坐定，看书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但他总也要读两页。在他看来，读书也是一种手艺，一天放下，就要花两天拾起来。看几页书，就熄灯睡了。入睡之前，免不了会想起女人绵软的身体，这是单身在外最大的煎熬。楼下那三个河南籍的房客，有时候会分别带足浴房的小姐来，在门口让他撞上过几次。他愠怒的表情让河南人一下子畏缩起来，不由得心软了。小皮匠是有些洁癖的，觉着这种事很腌臢，而且他又对房东负有照看房子的责任。但是，他毕竟是个男人，晓得厉害。在他们乡下，有一个老光棍，就是在人民公社时候，向队里的耕牛下手，结果判刑坐牢。刑满释放回到家乡，大人都不让小孩与他说话，兄弟也与他分家，一个人过着十分孤寂的日子。小皮匠自小就可怜他，却是当畜牲来可怜的。他觉得，人要是一点不能忍，就和畜牲是一样的。所以，他最后还是决定向房东缄口，但是，从此与他们保持距离。因有一些设施是共用的，比如水斗，煤气灶，他就将自己的用物拿到阁楼上，尽可能错开烧煮的时间，避免接触。房东自己修了一个小小的厕所，他也不再使用，而是到马路对面的公共厕所如厕。其实那几个河南人秉性都还忠厚，有时烧了好菜，喊他过去喝酒。他去喝过几回，四个男人喝到舌头都大了，称兄道弟地分手，在楼梯口再要纠缠一会，然后各自睡觉。如今，他总是托辞谢绝，于是，这点五湖四海的友情也牺牲了。

小皮匠没有让女人过来长住，有一部分原因就是顾虑环境，倒不只是说居住的小环境，更是指大环境。虽然小皮匠每日里只是从住处到做活处往返，所闻所见不过五百米一块街区，但也足够他了解这个城市的阴暗面了。就在他途经的一条马路上，沿街一排发廊，说是发廊，却也不见有什么发廊的生意。透过一扇玻璃门，只看见遮面的长发，裸着的胳膊和腿——一种阴地里捂出来的没有光泽的石灰白，又好像没有发育起来，细瘦孱弱。小皮匠又要觉着可怜了，这一回不是觉着哪一个人，而是这个世界，他不能让他的女人

到这可怜的世界里来。他那女人，有着开阔的眉心，桃花红的脸颊，嘴角上有一颗褐色痣，一笑起来，嘴没动，痣先动，星星似的一闪，眼睛一亮。她没什么见识，没享过大福，可也没受过欺负。他宁可她耳目闭塞，乡下人的那些村话，他都不愿她听的。就让她在家中伺候老人，带孩子吧！乡下也有腌事，比如那个老光棍，但不是受责罚了吗？人都不接近他。城里就不同了，什么都搅在一处，分也分不开，所以就叫做“大染缸”嘛！“大染缸”这个词用得大对了！

就这样，在没有女人陪伴的夜晚，小皮匠也安宁地入睡了。

二

前面说过，小皮匠来到做活的弄堂口，先要换工作服。穿来的西装，冬天是滑雪衫，夏天则是很平整的衬衫，总之是干净体面的衣服，寄存在哪里呢？寄存在根娣家里。根娣是谁？是弄内一户居民。小皮匠不仅在根娣那里存衣服，中午带来的饭菜，也在根娣家热。根娣根据他带来饭菜的内容，或者在她家电饭煲的蒸格里蒸热，或者加工成菜泡饭，给他添点作料和配菜，也是有的。小皮匠并不是白得根娣的劳动，他每月都交根娣一些煤气钱，根娣家的鞋，他也是无偿修理。这样，双方都坦然自在。

小皮匠本来是央求一个老太，天气适宜的时候，这老太常在弄口坐着，看街上往来的人和车辆，难免要和小皮匠聊几句，就有些相熟。但是她没有应承小皮匠的央求，因她在家说不了话，媳妇才是一家之主。小皮匠说：怎么可能，你是婆婆呀！老太说：她是太婆！说话时，脸上的表情变得严峻，像是对整个社会抗议。小皮匠笑笑，止了话头，晓得再要说下去，就有挑拨是非的嫌疑了。无论乡下城里，这都是一个令人激愤的话题。停了一会，老太平静下来，建议小皮匠到根娣家去蒸饭，小皮匠不认识根娣，老太就说怎么不认识？敲破你头的那个。小皮匠就晓得是哪个了。有一回几个女人与小皮匠逗嘴，其中一个用鞋跟在小皮匠脑门上叩了一下，鞋跟像锥子似的，立刻破了皮。小皮匠在这弄口坐久了，晓得上海弄堂里的女人和乡下女人没什么两样。田间地头，兴头一旦起来，说话行动就很放肆，尤其是逮着一个年轻的男人。任她们怎么调侃，小皮匠也不动气的，她们没有恶意，相反，还挺喜欢他，当然，多少也是不放他在眼里。

老太的建议很有道理，根娣一口答应。这是一个热情的女人，再则，她也有空闲。根娣是属于“四〇五〇”的人，原先工作的一月化学制剂厂让台

湾人买走了，工人遣散回家。根娣不到五十岁的法定退休年龄，就办了协保。开始的几年里，根娣和小姊妹一样，四处找工作。先到一幢商住大楼做清洁工，再到一个民营公司烧饭，还八十学吹打地参加收银员培训，到超市做收银员。但是，似乎所有的单位都和她们厂一样的遭遇，先是大楼还不出贷款，抵押给了银行，所有的租户都退租，员工也清退；然后那家民营公司也倒闭了；再后来，一夜之间，大卖场拔地而起，将小零售商的生意抢个精光，她做收银员的小超市就关门了，算起来，培训三个月，工作倒只两个月。这些经验平息了根娣吃协保的愤怒，使她认识到社会全面性的动荡不安。她与丈夫商量，此时，丈夫的厂也倒闭了，跟着办了协保——他们俩是化工技校里的同学，所就业的单位性质差不多，她与丈夫商量，要做自己的生意才是安全，于是决定卖盒饭。方才起意的时候，邻里们因为同情他们两人都下岗，家中还有一个读书的孩子，都表示了支持。可一旦真做起来，意见就来了。暑天里，大锅小炒的，公用厨房里热不可耐，厨房顶上亭子间的地板都是烫的；后弄里的阴沟让鱼鳞菜皮堵了，污水横溢；接洽生意、领取盒饭的纷沓而至，弄堂里顿时多出许多生面孔，门户就不严谨了，于是起了纠纷。根娣是从闸北棚户区嫁过来的，在那里，一个水龙头十七八户人家用，不抢就别想用水，她是在争夺中长大的，脾性相当强悍，她才不怕呢！她以一当十，多少人也不是她的对手。在这市中心的里弄里，大约都没有听过她这样的村话和谩骂。人们背地里都说，她婆婆就是被她气死的，怪只怪小弟太软弱。小弟就是根娣的男人，自从娶进根娣，就再也没有了声音。但是，如今毕竟是法理社会，根娣再凶，也凶不过法和理。四邻们自己不出面，而是联名写信。先是写到居委会，再写到卫生大队，然后是税务局，最终是城管大队来执法，勒令停止生意。这样，根娣夫妇就又失业了。后来，小弟考了驾照，招募去开出租车，多做多赚，辛苦点，也能挣出吃喝以及孩子的学费，根娣干脆就闲在家里。反正再过三年，她这么算着，再过三年，她到了五十岁，就可以吃养老金了。这么说来，这一年，根娣就是四十七岁。

在小皮匠他们乡下，这个年纪已经是做祖母了，可是在上海，年龄的概念相当宽泛。像根娣，穿扮好了，都可以当姑娘看。有一回，她去赴小姊妹的女儿的婚宴，穿一身粉红色的套装，头发高高束在脑后，发根上别一个水晶发针，就好像她是新娘。根娣是一个俊俏的女人，而小弟，形象多少有些委琐，性格上也是。当初，他们恋爱，当然是根娣主动。坊间有一句话，叫做：“男追女，隔座山，女追男，隔张纸”，又何况是根娣小弟这样的女和男。

小弟家很早死了父亲，由母亲主事。他最小，上面两个姐姐，也是领导

他的。所以惯了服女性管，同时也养成怠惰的性格，凡事都等着别人作决定。在自己的终身大事上，他也是如此，局面变成他的家人和根娣之间的争夺。他的母亲和姐姐自然是不接纳根娣，因她是那样的背景，住在闸北江北人的聚集区，父亲踩三轮车，母亲在纱厂做挡车工，让她们气不过的是，这样的人家的女儿，竟然长成如此模样，就更危险了，谁知道她在窥窬什么呢？虽然她们自己的生活是拮据的，甚至比根娣家还要瘠薄。自从小弟父亲去世，经济来源主要就是母亲在里弄生产组领绒线编织活计，再靠亲戚接济一点。两个姐姐都赶上了插队落户，那一段日子，就离不开借债了，简直称得上惨淡。但不论怎么样，住在西区蜡地钢窗的新式里弄，即便只是其中的一间住房，厕所厨房都与邻里合用，那也表明了身份阶层。不是人们都称“上只角”吗？根娣家则是“下只角”。根娣自己也曾向小姊妹坦言，看上小弟，至少有一半是小弟居住的地段和房子，在她们闸北，是称这里“上海”，好像她们所居住不是上海似的，从这叫法也能看出上海市区发展之地理沿革。嫁到“上海”去，是她们那里的女孩子，尤其是像根娣这样生相俊俏的女孩子，心向往之的事情。事实上，这“上海”又不单单意味着地方的概念，它还派生出一些其他的内容。就拿小弟这个人来说吧，他和根娣从小熟悉的男孩子很不一样。他清洁整齐，当她站在他背后，可以嗅到后颈里散发出的体香，说到底，就是肥皂的清香。他的床铺——他们是住读，小弟的床铺也散发出肥皂的有些凛冽的清香。他从来不说脏话，而她们那里，女孩都说脏话的。他有一张小小的白皙的脸，这张脸在后来的岁月磨蚀中，渐渐失了光泽，萎缩成枣核的形状。他笑起来很温和，就像一个妈妈的乖孩子，后来是根娣的乖孩子。这是根娣对小弟，小弟对根娣呢？虽然是被动的人，可他最终完全屈服于争夺的结果，为胜利者根娣所获，就像那些童话故事里的公主，嫁给智勇比试的胜出者，说明他也是有自己的标准的。他的软弱秉性，潜在地指导着他的倾向，就是倾向强者。因此，表面看起来，互相中意的是长相和居住地段，但内里，还是具体的人的作用。

现在，根娣的生活又有了新的规律。因为小弟开出租车是做一天，歇一天，根娣的安排也是一天隔一天。小弟歇在家的这一天，她专司烧煮，侍奉小弟，让这个赚钱人吃好歇好。根娣对小弟是没话说的，就像母鸡把小鸡护在羽翼底下。小弟可说是从母亲的羽翼里钻进了根娣的羽翼里，当然是根娣的年轻新鲜的羽翼更让他舒服，再说，还有性的乐趣呢！后来有了儿子，根娣的羽翼下又挤进了一只鸡雏。曾经根娣走在马路上，被人叫住算命，别的都没什么可信，只一句，你的男人也是你的儿子，根娣摸出五块钱给了那人。

小弟歇在家的一日，是从前一天夜里三时睡到中午十二时。根娣把饭端到床上，人蜷在被窝里，差不多是要喂进嘴里，一样样尝过，再缩下去继续睡，根娣坐月子都没这么养过。这一伏午觉是到下午四点钟，磨磨蹭蹭起来，来到后弄里。假如根娣这时候正在麻将桌上，便让给小弟，自己到厨房烧晚饭。这一顿是一家三口围桌而坐，一边看电视，一边吃饭，然后又是睡觉。次日早晨，六点钟光景，小弟出门上路了。根娣打发儿子上了学，开始了她文化娱乐的一天。

上午，根娣是去舞场跳舞。舞场在公园的茶室楼上，加盖的一层里。垂得很低的吊顶上垂着彩灯和彩条，装饰成圣诞节的样子。窗幔拉着，遮住了天光，就还是圣诞夜的样子。因为舞客极大多数是中老年人，所以舞曲都是比较老派的，规整的节奏：经典的圆舞曲，邓丽君的歌曲，活泼的轻音乐，可以跳快四步，也可以跳伦巴。来舞场的都是熟面孔，但依然抱矜持的态度，并不随便邀请舞伴，因多是结伴而来。那些单个儿来跳舞的，无论男女，都显得颇为可疑。人们一般都对他们有些侧目，偶然的，现场邀约舞伴，不会邀约他们，也不会接受他们的邀约，其实是舞伴和舞伴的互换。在舞场，有舞伴的人显得身世清白。这些单打的男女，落寞地坐在一边，喝着附送的饮料，听着乐曲一支一支播放。场子里旋转的彩灯底下，人被切成一条红，一条绿，好像也看不出有多少欣悦，而是郑重其事的。一曲结束，纷纷走下场来，方才看见脸上有轻松的表情。根娣有那么两到三个舞搭子，都是和她这样的“四〇五〇”，其中有一个在做保安，做两天歇一天，假如这一天正好和根娣的日子碰上，就做一对舞搭子。还有两个工作都是不定期，有工作时不来，没工作是天天来。这样，基本上，根娣可保证有舞搭子。即便有一天，这几个谁都不来，那个舞场里教舞的“老克勒”就会来请她跳，因根娣是有舞搭子的人。根娣虽长得俏丽，但跳舞并不怎么在行，不是反了方向转，就是踩了人家的脚，跳完一曲，“老克勒”就把她送回到座位，几曲以后，再来带她。这样也好，根娣不会对跳舞上瘾，跳舞只不过是她的一项消遣，也表示她拥有着社会生活。所以，她是极有分寸的，一到时间，就退出来，回家烧饭了。

中午饭主要是烧给儿子吃，根娣自己无所谓。她从舞场上学来，中午只吃一只番茄，一根黄瓜，就可以对付的。给小皮匠热饭也是在这时间。午饭过后，就到了下午，下午是打牌的节目，就在自家后门口。若是下雨，就挪进灶间。牌友是左右邻居，两个老太，一个男人，人称“爷叔”，还有一个看牌的，就是介绍根娣给小皮匠热饭的老太。看她热切的眼神，根娣就要让她，

她却又冷漠下来，说没有赌资，家中一应钱财都在媳妇掌握中。根娣也是不怎么擅长打牌，但打牌往往是不会打的手气好，所以她也不是全输。根娣是个豁达人，输的当做买门票，就和跳舞要买门票一样，赢的就作小菜钱。爷叔的牌路子很专业，照理这三个根本不是他对手，但爷叔心地纯良，不忍欺负妇孺老弱，所以并不十分较真。老太总归是苛索的，首先把输赢定得很小，再是谨小慎微，从不做大牌，图个小利。所以牌桌上就很平淡，这也是叫人心安的，根娣不会跌进赌局里面去。

再有时候，根娣就和隔壁的金蓉逛街。金蓉就是被那老太形容得十分刻薄的媳妇，其实没那么可怕。金蓉比根娣略小两岁，下岗后考了财会上岗证。那时候，财会还比较稀少，不像现在，什么都是过剩的，她很快找到一家中型企业做出纳。然而，几年后，这家企业关停并转，于是二次失业。此时，劳动市场上涌现了更多更年轻学历也更高的人力，金蓉只能在私人小老板的公司里打打工。原先她是看不起根娣的，自恃有个好娘家。她娘家离夫家只隔了一条马路，地段更加中心，寸土寸金的地方，已经被发展商割得七零八落，一条弄堂剩了一截尾巴，金蓉娘家就在这截尾巴上，不定哪一天，就会迁往不知远到什么地方，似乎也没有理由继续看不起根娣了。而一旦相处，便发现根娣比弄堂里长大的女孩多出许多好处，首先一条不记仇。当时抵制根娣家的盒饭生意，金蓉也积极参与的，还是出谋划策者，可事情过去，根娣也并没怎么样。就这一点，金蓉就和根娣结交下来了。但金蓉只限于和根娣逛街，或者到“乐购”、“家乐福”买东西，跳舞和麻将她是不参加的，倒也不是坚持某种原则，而是没有兴趣。在一个女人，能够杜绝染上癖好，说明她有着相当自律的性格，但另一方面也能看出，金蓉是一个比较刻板的人。她的外形也有点这个意思，其实五官轮廓挺端正，也不见老，可是从没有笑容，就显得一张脸铁青，叫人看到无趣。她婆婆把她说得如此厉害，也多半是从这张脸引起的。可是，一个女人生就这样一种冷淡的表情，实是出于无奈，她的内心，完全可能也是活泼的。

那老太，就是金蓉的婆婆，镇日里，不是坐在弄口，就是坐在根娣他们的麻将桌边，晚上在家，也是要讲一些她的见闻。比如一个偷窺井盖的外乡女人，连人带赃当场捉住；一辆桑塔纳刚倒一辆机动自行车；更奇的是，一个过路的女人央求小皮匠取下她的耳钉，那耳钉旋得太紧，耳朵都已肿起来，于是，陷得更深——这并不是皮匠的业务范围，可是结果怎么样？小皮匠替她旋了下来，而且耳钉一点没损坏，尽管那女人痛苦地直说：“我不要了！”事实上，她接过耳钉，小心地揣好，欢天喜地走了。至于麻将桌上的是非就

多了：牌局的风云变幻，即便是如此枯燥的牌局，在老太看来也是很激动的；由牌局引起的纷争龃龉；各家的是非短长也在这里互通有无。金蓉除了必要的交代，是从不与婆婆闲话的，儿子孙子更没有耐心听了，所以，老太只是对空气说而已。但是有一天，却有一个意思入了金蓉的耳朵，那就是根娣和爷叔有染。老太的原话是，像爷叔这样牌路很凶的人，为什么倒要天天和几个女人打小麻将了，奇怪不奇怪？金蓉不由得竖起耳朵，听老太又补了一句：根娣这种女人，骨头没有四两重！老太说这话的表情就和她说媳妇时候的一样，都是俨然的，表示出对世事的不满，以及自己的正直。这就可以印证出，她媳妇未必就是像她说的那么不堪，只是在老太，需要有一些谈资。那么，反过来再对照根娣，老太的话也可能是失实的。可是，不知怎么，金蓉却上心了。

就像方才说的，外表冷淡并不表明内心没有热情，和所有的女性一样，金蓉也向往经历更加丰富的感情生活。倒不是说她们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，完全不是，和婚姻就没什么关系。应该说，她们的婚姻都是相当稳定的。可也正是因为稳定，就让人觉得沉闷了。在这样的年龄，老的多已送走，当然，金蓉的婆婆还在，并且很健旺，那也就不太拖累；小的呢，也长大了。她们一下子多出许多时间和精力，而她们的丈夫，往往是在这个时间段进入低潮期。好像人生的要务都已完成得差不多，一时又看不见新的目标，不由得便颓唐下来。生理也正在经历转变，凡事都不大能打起精神，难免跟不上女人的节奏了。当金蓉听婆婆嚼舌头，传爷叔和根娣的闲话，她的脸一下子板得更紧了，内心则起了波澜。她本来不对爷叔有什么注意，可是，可是就算是这么个不怎么样的人，为什么偏偏是根娣，而不是她金蓉，与他生出暧昧来？张眼望去，除了爷叔，又还有什么人呢？金蓉忽然感到一种冷清，生活里已经不再有机会，而时间则明显地紧迫了。在公司里，她是被人叫做阿姨的，四周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女，连老板亦不过三十来岁。去商店，服装的尺寸款式全都面向年轻人，而且是时髦的年轻人。到化妆品柜台，向你介绍商品的小姐总会说一句：像你这样的年纪——似乎已经被逐出生活的舞台。可事实上，她精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充沛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懂得生活，而且充满了感情。

下一日，金蓉在弄堂里遇见根娣，走到跟前，忽然间不能自持，一闪身，走了过去。根娣本来是要和金蓉说话的，却扑了个空，心中十分纳闷，但过一会儿也忘了。等金蓉再一次走过弄堂时，根娣家后门口的牌桌已经摆出来，四个人正襟危坐，专心地看牌。金蓉觉得这情景有一种造作，隐藏着极大的

用心。她的婆婆坐在牌桌边，抬头望她，远远地，婆媳对视一眼，忽就有了默契，交换出心得。之后，根娣还碰过金蓉的钉子，再木的人也要起反应了，再说，根娣又不木，只是不那么计较。她想：究竟什么事上得罪了金蓉呢？她跑去金蓉家，想把金蓉叫出来，当面问一声。这就是根娣的性格，简单直接，可金蓉则微妙多了。她家住底层，房门对了后门，既不应根娣的叫，却也不关门，兀自在房间内行来走去。根娣以为没听见，再叫，还是不应。几次三番，根娣才晓得是叫不应了，悻悻地打回转。从此决定，金蓉不理她，她也不理金蓉。下回迎面碰上，就很轩昂地走上去，两人撞个脸对脸，再错开来，交臂而过。这样，根娣就把金蓉的表情看清了，她看见的是，鄙夷。这就又是金蓉的微妙之处了，心里明明是艳羨，脸上露出来的却是鄙夷。根娣不知道这表情缘由何处，但颇为受伤，纳闷之余，又添上一层愤怒。不过，根娣受蒙蔽的日子不会太久，弄堂里的生活正应了那句俗话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像金蓉的婆婆，得来那许多见闻，单在家里说是远不够的，也要和左邻右舍说说，再和牌桌上那两个老太议议，很快，就通过一种很复杂的途径传到根娣的耳朵里。根娣这一气，非同小可，却又不知向谁发作。正如方才说的，传说是经复杂的途径进入根娣耳朵，要追溯回去几乎不可能。根娣取缔了后门口的麻将桌，老太们识趣地走了，另外去找消遣，只那爷叔上门来找了两回，两回都被根娣将门在鼻子跟前碰上，看上去更像是那么回事了。根娣向小弟发牢骚，小弟到底是成熟了，开出租车也长了见识，对根娣说了些人生经验。小弟说，他从出生到现在，在这条弄堂里住了几十年，就知道弄堂是个是非之地——朝夕相处，脚碰脚的，各家与各家都有些仇怨；也是因为脚碰脚，还必须将仇怨埋在心里，否则怎么共处下去？所以，弄堂里的人都是面和心不和，不要企图有什么真心，面子上保持和气就可以了。小弟的人生经验确有几分精到，但总归是消极的，这也就是时届中年的男人的怠惰，已消磨了锐气。这经验并没有让根娣振作起来，反而更加丧气，但她还是吸取了教训，不再和弄堂里的人打拢，连跳舞都没了胃口，因人世是这样一种扫兴的境遇。她将自己闷在家里，一日内，出门只是为买菜买东西，还有，中午替小皮匠送热好的饭菜。送去饭菜，就在皮匠摊的马扎上坐着，等小皮匠吃完，收了碗筷，再回家去。坐在皮匠摊上，根娣的神气很有趣，有一种孩子式的挑衅，好像说，你们坏，我不和你们玩，和小皮匠玩！

三

根娣和小皮匠说话，是说她们闸北棚户区通行的苏北话。她们这一代人